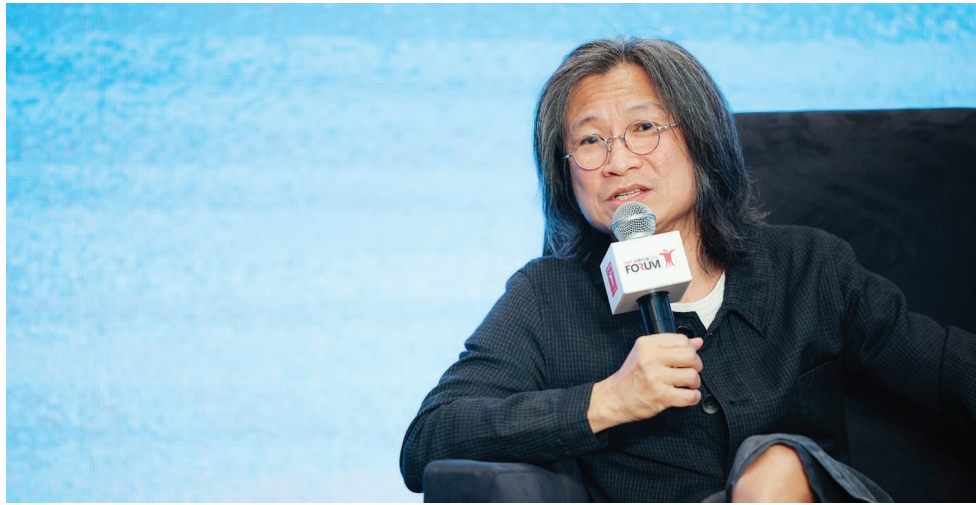


# 陈可辛 呈现一个温暖世界

本报记者 何玉新



话,这种爱情跟我的爱情观不一样。”

尽管有难度,陈可辛还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——他监制并执导了由张国荣、袁咏仪、刘嘉玲等主演的爱情电影《金枝玉叶》,票房达到3000万港元,拿下了暑假档票房冠军,跻身香港年度十大卖座电影,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提名。陈可辛有了一种功成名就的感觉,“那阵子我是不用走路的,因为整个人都飘了起来……”

然而世事难料,《金枝玉叶》取得成功的同时,公司却濒临倒闭,而另一家大公司开出的收购条件,却是必须要拍《金枝玉叶》的续集,“我不知道该怎么拍,因为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。想来想去,只能拍童话故事之后男女主人公怎么继续生活,拍他们的同居、婚姻关系,把那份快乐延续下去。”同时,陈可辛也提出一个条件——再拍一部比较文艺的电影,那就是《甜蜜蜜》。那家大公司勉强答应,但只同意给他几百万元资金。

因为担心公司变卦,陈可辛决定先拍《甜蜜蜜》。可是《金枝玉叶2》要赶在当年的暑假档上映,所以《甜蜜蜜》拍到一半时只好暂停,他又忙着去拍《金枝玉叶2》。

“过去我们在香港拍戏很难,很多场所都不让我们拍,但这次却很顺利,因为《金枝玉叶》成功了,一些大酒店都让我们随便拍,拍的时候很爽。”陈可辛说,那个时候香港电影的周期很短,一个多月就能拍完一部戏,五六天就能剪辑完,一年能拍好几部戏。匆匆结束了《金枝玉叶2》的拍摄,他又接着去拍《甜蜜蜜》在纽约的那一部分。这时《金枝玉叶2》开始疯狂地做宣传,十几年没联系过的朋友都给他打电话要电影票。谁知片子上映后大家都傻了,不仅票房失利,影评人也是一片嘘声。

在陈可辛看来,两部《金枝玉叶》的命运其实是完全相反的,“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运,没有任何导演想去拍一部不好的电影,只要他拍了,他就会努力把戏拍好,但灵感来不来,却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”

从纽约回到香港,陈可辛遭受冷遇,这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剪片子、做后期。“我像是被打入了冷宫,跟我的剪辑师一起关在房间里剪片子,很沮丧,一个多月也没有人搭理我。没人关心《甜蜜蜜》的档期,没人追着我问什么时候上映……”

《甜蜜蜜》并没有首映式,第一次试映是午夜场,深夜11点多,在香港最大的一家电影院,位于尖沙咀天星码头。“半夜一点多散场以后,我们几个人走路去附近一家咖啡厅喝东西,同时也想自我检讨一下,看看是否还有可以修改、调整的地方。”那一夜让陈可辛至今难忘,“本来十几分钟的路,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,因为一路上每个认识的人都会拦住我们,说他们有多喜欢这部电影!”

《甜蜜蜜》大获成功,陈可辛获得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。经历过挫折与冷

遇,这一次陈可辛没有像《金枝玉叶》成功时那样被冲昏头脑,而是多了一份踏实,“我知道我还能留在这个圈子里,继续拍电影。”

曾有人问陈可辛,在电影《甜蜜蜜》中,李翘和黎小军在香港相遇、相爱后分手,几年后又在纽约街头意外重逢,真实世界里的情况,会有这样的幸运吗?并据此质疑陈可辛的电影逃避现实,向商业妥协。陈可辛坦言,自己的电影经常会游离在“现实”“残酷”和“温暖”“乐观”两种对立情绪当中,有时候确实会触碰到人性的阴暗面,人生的不幸,但是他也相信,那些血淋淋现实背后的问题都可以解决,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,“所以我就只能拍问题被解决的这种结局。”

对世界成熟的思考、对人性有效的认知,成就了陈可辛电影中温暖的基调。“这几年我听到一个词——温暖现实主义,我觉得特别好,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。我的日子可以过得很难,但我又有温暖的信念,相信明天会更好,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,特别乐观。甚至在我看来,不幸福也是幸福。拿我自己来说,这一辈子所有的经历,苦的、甜的、酸的、辣的,我觉得都是好的,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好,就没有今天的好。”

一直被一种危机意识 一直在顺应市场变化

虽已年过花甲,但陈可辛依然保持着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天真与感性。“我一辈子都这样,我仍觉得自己是少年。很多东西我都不懂,也没有经验,但我喜欢那种感觉。我的弱项是技术,我只想讲故事,讲情感和人物,对于场面、特效、动作、炫技的镜头完全没有兴趣。好在我还不是一个优点,从主观上说,我觉得我的审美还是不错的。”

谈到对导演这个职业的理解,陈可辛开玩笑说:“导演其实是一个最容易的工作,因为在电影行业里,无论是演戏、写剧本、摄影还是剪辑,都需要有专业知识,但导演可以什么都不懂、都不会,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‘码’在一起去创作,然后再去做选择的人。”

在舞台上塑造不一样的陈白露 培养本地演员传承“津味儿话剧”

在舞台上这么多年,我演得最辛苦的角色,当数曹禺名剧《日出》中的陈白露。2005年夏天,天津人艺排演话剧《日出》。剧院对陈白露这个角色的要求很高,任鸣导演认为,《日出》的成败在于女主角,演员的身高、形象、气质各方面必须要符合这个角色。仔仔细细读完剧本,我觉得难度不太大;排演时,任鸣导演对我的表演也给予了肯定。

演到二十多场以后,经过不断深入地研究剧本,我渐渐发现,陈白露这个角色的内涵、难度、高度,远不止我在舞台上所表现的那样。怎么说台词,怎么演出她的性格,怎么才能让这个人物更丰满,这些问题时时刻刻在我脑海里滚动。演戏之余所有的时间,我几乎都在思考这个人物,因为深爱,所以痛苦,陈白露让我欢喜让我忧。

陈可辛访谈

这场戏好或不好 要看它是否感人

记者:《甜蜜蜜》留下了很多经典的、深入人心的镜头,能否回忆一下拍摄时有哪些难忘的瞬间?

陈可辛:李翘在美国看到豹哥离世,首先她笑了一下,然后才哭,这个场景拍了好多条,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一条。既然第一条就那么好,为什么还要拍那么多条呢?拍第一条的时候,我没想到张曼玉会这样演。我觉得她最好看的就是没有表情,眼泪流下来因为她有一种强悍,当她演脆弱的时候,又很自然,这是与生俱来的,学表演都学不来的,而她突然笑了一下,我就蒙了,我说不行。她跟我解释,我说我明白,我完全理解你那个笑的动机,但就是觉得你在演,有演的痕迹。我们拍了八条,她说她真的哭不下去了。后来剪片子的时候,第一条虽然还是没有绝对地说服我,但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、更让我感动的,我想把那个笑剪掉,但是也剪不掉,只能认了。最后大家都喜欢这一段,所以也说明,导演不一定是对的。

记者:那么后来您认同这个笑了吗?还是觉得人去世了,就应该哭?

陈可辛:其实之后的很多年,我都不理解、不明白。直到我拍《金鸡2》的时候,在配音间里配音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说柯受良去世了。柯受良是我和吴君如的好朋友,而且他和君如的关系更好。我把君如叫到外面,两手抓住她的肩膀,我说小黑走了。她突然间用她在电影里面那个角色的表情,“嘿嘿”笑了一下,笑完才哭。我完全不明白,为什么她突然要哭一下,那个笑就跟张曼玉那次的笑一样。在那个时候,我还是不明白。又过了20年,今年我爸爸去世,我在半夜3点接到电话,我的第一个反应也不是哭。我觉得怎么可能?我爸爸的身体很健康,这太荒谬了,简直是一个笑话……

记者:您拍的爱情片特别细腻,尤其是表现女性内心的时候,特别能打动人心。作为一名男性导演,您是怎么做到的?

陈可辛:大家说我拍的是爱情片,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关系片,我不太会拍爱情片。我也没有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拍,只是站在人的角度,或者我作为男性去看女性的角度。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封建,没有那么大男子主义,所以我拍女性会拍得比较到位。

可能有人会说,你不就是在煽情吗?其实我觉得不是,我喜欢感人。我看电影,我喜欢找到我能哭的地方。看剧本的时候,或者跟编剧聊剧本的时候,我会想到这里我一定会哭。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标准,这场戏能不能过,好还是不好,要看它是否感人。

记者:您妻子吴君如是喜剧演员,您怎么看待喜剧?

陈可辛:说到喜剧,我到了现在这个人生阶段,就可以回家问君如了,好不好笑?因为我自己的笑点跟她也并不一样的。喜剧本身就是悲剧,喜剧演员都有很灰暗的一面。其实我也喜欢喜剧,但是我不爱搞笑,我搞不了笑,这是很吃亏的地方。搞笑才是最大公约数,喜欢看喜剧的观众最多。

(图片由上海电影节提供)

## 陈可辛

1962年生于香港,著名导演。电影代表作《金枝玉叶》《甜蜜蜜》《如果·爱》《投名状》《武侠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夺冠》等。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、中国电影金鸡奖、华鼎等奖项。

## 讲述

### “津味儿话剧”自成体系,用天津方言讲天津故事 话剧舞台让我欢喜让我忧

口述 张艳秋 整理 郑祖元

张艳秋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、国家一级演员。她曾先后主演了《家》《茂陵封侯》《北平1949》《关系》《日出》《雷雨》《风华绝代》《花蕊夫人》《相士无非子》《榆树下的欲望》《母女春红》等话剧,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、中国话剧金狮奖、中央戏剧学院首届学院奖(表演奖)等奖项。她把一生的热爱献给了话剧舞台:曾忍着母亲离世的悲痛,将活泼可爱、能歌善舞、追求爱情的茂陵公主呈现给观众;也曾不断探索中将曹禺先生笔下的陈白露刻画得淋漓尽致。一路走来,她不为诱惑所累,只为艺术而生。而今已过知天命年纪的她,更加珍惜每一次登上舞台的机会,也更加愿意为年轻的话剧演员搭建平台,继续传承“津味儿话剧”。

零基础考入天津人艺学员班 30岁第一次演女主角

我出生在汉沽,从小爱看电影,爱唱歌,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。高中毕业后我考入汉沽税务局,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直到有一天,上中学时教我音乐的林世辉老师得知天津人艺准备招收学员,立即告诉我,鼓励我报名,重新点燃了我为当演

员的梦想。

我第一次走进天津人艺大院,内心充满激动、崇拜,但是,当我看到那么多条件优秀的俊男美女都在候考时,顿时没了底气。我准备了朗诵和舞蹈,因为没受过专业训练,朗诵发挥得并不好,舞蹈跳得也特别僵硬。我觉得太失败了,肯定会被淘汰。老老实实地回单位上班。汉沽文化馆的牛老师鼓励我,帮我在税务局传达室找到了复试通知书。也许是运气好,我又顺利地通过了复试。三试时,我精心准备了一段朗诵——电影《人证》中的独白片段,把自己感动得流泪,也让作为考官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们动容。

接下来还有四试,考验学生的即兴表演。冉杰教授看出我性格含蓄温和,像小绵羊一样,便给我出了一道难题,让我表演一个在公园丢了孩子的母亲,表现一种着急的状态。老师不喊停,我就要演下去,也不知道哪来的激情,我疯狂地喊着孩子的名字到处寻找,最后急得蹲下身大哭起来。这一哭,终于让考官看到了我身上隐藏的表演潜力,为我进入天津人艺铺平了道路。

那一年是1987年,我们那届一共招收了十五名学员,七个女孩、八个男孩。中央戏剧学院的冉杰教授、田震琨教授,天津人艺的话剧表演艺术



舞台上的张艳秋

家常汝言老师都为我们付出了心血。我们学的课程和中央戏剧学院一致,带我们班的台词老师同时也带巩俐所在的班。

1999年,我们排演话剧《军号响了》,我第一次演女一号。这个角色要从我七八岁演到四十多岁,而那时我刚刚30岁出头,感觉上下都够不着。排练时我怎么也找不到感觉,再加上孩子小,精力达不到,每天特别着急,整个人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。晚上常常失眠,好不容易睡着了,做梦还在念台词,想着怎么念得更准确,逻辑重音在哪儿,潜台词是什么意思,跟对手演员怎么交流,戏怎么接上,再加上形体表演……处处都要考虑到。再加上半月之后,我的嗓子

失声了,现在回头想一想,就是急出来的火,不是喝水少。

艺委会的老师们来审查这部话剧时,纷纷夸奖我:“哇,艳秋第一部戏就这么亮眼,在台上光彩照人,跟老演员搭戏搭得也好!”老师们的肯定让我有了自信,一下子找到了感觉。后来我们这部戏到北京演出,冯小刚导演看过之后,将其改编成电影《集结号》。

在舞台上塑造不一样的陈白露 培养本地演员传承“津味儿话剧”

在舞台上这么多年,我演得最辛苦的角色,当数曹禺名剧《日出》中的陈白露。2005年夏天,天津人艺排演话剧《日出》。剧院对陈白露这个角色的要求很高,任鸣导演认为,《日出》的成败在于女主角,演员的身高、形象、气质各方面必须要符合这个角色。仔仔细细读完剧本,我觉得难度不太大;排演时,任鸣导演对我的表演也给予了肯定。

演到二十多场以后,经过不断深入地研究剧本,我渐渐发现,陈白露这个角色的内涵、难度、高度,远不止我在舞台上所表现的那样。怎么说台词,怎么演出她的性格,怎么才能让这个人物更丰满,这些问题时时刻刻在我脑海里滚动。演戏之余所有的时间,我几乎都在思考这个人物,因为深爱,所以痛苦,陈白露让我欢喜让我忧。

我搜集、阅读了大量关于《日出》的资料,写了很多关于陈白露的笔记。曹禺先生曾说过:“陈白露这个角色是有难度的,因为她是一个绝顶的好人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际花。”但是,剧本赋予陈白露的多半是

交际花形象,吃喝玩乐、逢场作戏,怎么才能把“绝望的好人”表现出来?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。

现在回想起陷入人物创作困境时的状态,我依旧感触颇多。陈白露在我心中是一个纯洁干净的女人,她内心充满爱,渴望美好的生活,因为感情受过伤害而误入风尘,这不是真正的她,她是一个矛盾纠结的人物,我演得很纠结,总想如何从剧本的字里行间找到她的好,演出她的好。

这个角色我一直演到现在,我几乎能回忆起她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。尤其是最近几年,我们依然克服各种困难,坚持《雷雨》的巡演,走遍了全国多个城市,演出场次达150多场,传播了经典艺术,展现了天津人艺的风采。

戏剧大师曹禺先生是天津人,《日出》《雷雨》写的都是那个年代的天津故事,这也是天津被誉为“中国话剧的摇篮”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天津人艺一直以“津味儿话剧”见长,我也先后出任《海河人家》《生死二十四小时》《俗世奇人》等“津味儿话剧”的副导演,期盼着能让“津味儿话剧”自成体系,用天津方言讲好天津故事,展现天津的风土人情。

从担任多年的演员剧团团长的岗位调整到人艺副院长的岗位,职务变了,我也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。我是天津人艺最后一届学员班的学员,之后我们剧院开始招收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生。这些演员来自全国各地,为天津人艺注入了活力,但美中不足的是,他们学天津方言学得可能还不太准确。我希望能打造一种创新模式,招收一批有表演经验的天津本地人,经过正规培训,从表演水平、德艺双馨上进行考核,择优录取,充实我们天津人艺的演员队伍,把“津味儿话剧”更好地传承下去。

话剧是我一生的追求 天津人艺就像一个大家庭

话剧是我一生的热爱和追求。2008年,我们排演古装话剧《茂陵封侯》,演出之前我母亲突然去世。剧院领导担心我承受不住,建议演出改期,给观众退票。我冷静下来思考良久,作为职业演员,没有比演出更重要的事,于是找到剧院领导:“我的职业是演员,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影响甚至终止演出,不能因为个人的事耽误集体的事,更不能对不起观众。”

平时演出,演员一般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,化妆、准备戏,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再交流一下,导演也要再强调一下每场的要求,大家在后台有说有笑。但是那一天,当我走进化妆间,周围一点儿声音都没有,大家都担心影响我的心情。剧中扮演我父亲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路希老师走过来,站在我身后,用手轻轻地按在我的肩上。那样的轻抚,在那一个瞬间,给了我特别大的力量。

演出正式开始,气氛与往日格外不同。平时演员下场后,就会回化妆间休息,但那天所有下场的演员都站在侧幕边注视着舞台。我对自己说,就冲大家对我的这份关心,我也要咬牙坚持演好。我演的那个角色也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少数民族公主,当我又唱又跳的时候,看到扮演我母亲的徐淑珍老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亮晶晶的。

那场演出过后,我更加感受到天津人艺的温暖,培养我成长的老师,与我共同进步的同学,我们像一家人一样,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撑。所以后来,无论外面有多大的诱惑,我都没想过离开这个剧院,就像不想离开自己的家。戏剧艺术路很长且艰辛,我会一直走下去,为繁荣天津的戏剧事业而努力。